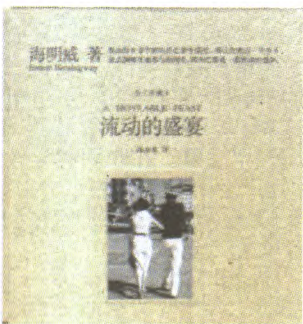


2013书评特辑(五)

“巴黎永远没有个完，每一个在巴黎住过的人的回忆与其他人的都不相同。我们总会回到那里，不管我们是什么人，她怎么变，也不管你到达那儿有多困难或者多容易。巴黎永远是值得你去的，不管你带给她了什么，你总会得到回报。不过这乃是我们还十分贫穷但也十分幸福的早年时代巴黎的情况。”
——《流动的盛宴》



海明威著 周天意译
《流动的盛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海明威的似水年华

——读《流动的盛宴》

■文/周天意

甘之如饴，从而能在工作之余去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滑雪、观看赛马、赛车和斗牛以及旅游观光。作为一本苦中作乐的艺术家的生活记录簿，忧伤和兴奋始终撕扯着海明威的文字，巴黎无异于人生驿站，年轻的行走是一次伤心的旅程，海明威用幸福的笔调渲染一位穷小子的天国。

不过这本书的写作却是在四十年以后，盛宴的“现场”早已消失，作者和读者都只是在记忆中追寻那段过往岁月，所有有关巴黎的个人记忆，都杂糅成一种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这些二〇、三〇年代的巴黎风俗摄影画放在眼前，这是些从未见过、却异常熟悉的照片，黯淡的建筑物、煤气街灯，以及一些状类奇特的人物形象，我们在阅读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图像的影响。当年海明威在稿纸上写下那些句子的时候，这些照片早已潜入他的意识深处，成为其最后点睛的一块。

书里满是庞德、乔伊斯、爱伦坡、毕加索、菲茨杰拉德等文坛巨匠的身影，一杯咖啡，一本笔记簿，就能在咖啡馆里写上一整天。“整个巴黎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巴黎这时候像一幅纯粹的静物画，又像一

个浪子在暮年回望凝止的一切，一瞬间释放出灿烂的光明。书中海明威从他自己的观察和交往给一些作家艺术家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像：埃兹拉·庞德，这位现代派文学运动的先驱、领导者、著名诗人，一贯善于发现文坛新星，乐于奖掖后进，赢得了作者的始终不渝的尊敬；斯泰因的专横和热情，她对作者的训诲，及至作者最后不得不与她那样微妙的疏远；还有对年轻的富有才华的优秀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描画的可说是工笔细致的肖像。

一切关于巴黎的文字里，《流动的盛宴》最经典，也最前卫！海明威的所有作品中，《流动的盛宴》最真实，也最虚幻！《流动的盛宴》是海明威有生之年写成并经他亲自修改的最后一部作品，貌似一本回忆录，实则是海明威对时间的挽留，对青春唱出的挽歌。书名意指巴黎这座世界艺术名都历久长青，人才荟萃，一些献身艺术的人来到这里奋斗也在这里成名，文人沙龙，歌台舞榭，年复一年，而岁岁不同，像一席流动的盛宴。最终，盛装的巴黎恍如指间沙，一粒一粒沉静地漏掉，激动人心的所在在读者依依不舍中渐渐消逝，化做永恒的回忆。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扉页上的题献——已经成为巴黎的“文化名片”，被广为传诵。

一九二〇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记录的正是作者的这段生活。回忆总是甘苦交织的，在巴黎的学艺生活固然贫苦而艰辛，但自有其欢愉和乐趣在。在巴黎左岸，25岁的青春像被上帝关怀。他和他，贫穷，饥饿，一无所有，但他拥有快乐的爱，健美的生命，以及永不枯竭的写作激情……他与第一任妻子纯洁的爱情，他们节衣缩食，对清苦的生活

感受对生命和人性的敬畏

——读莫言小说《蛙》

■文/刘会生



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

“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遇到的阻力让我震撼。有一对夫妇有了4个女儿，还是想要一个儿子，他们不听任何人的劝阻一定要生一个儿子，并指使4个女孩子在门口阻拦前来执法的“姑姑”和民兵；这家的男人手持菜刀与“姑姑”和民兵抗衡；当“姑姑”和民兵将劈头散发的妻子抓到船上准备运回县医院流产时，妻子在船上挣扎、跳河；在河里她凭借优秀的水性潜入水下企图蒙混过关，最后，她在水下的抗争中死亡。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生啊！生啊！只要男娃出了生门，就是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使命了！小说中的那些超生的人都是想生个儿子来传宗接代，这折射出的是对那一代甚至是现在社会依然存在的重男轻女这一不良风气的一种唾弃和一种拷问！

掩卷思考，这种观念在城市岁数大的市民大脑中也是根深蒂固，成为家庭纠纷之源。有的见妻子生了女孩，就离婚，再娶一房，生男孩；有的家儿子生了女儿，闺女有了外孙子，长辈就让外孙子继承房产；更有甚者为了生男孩而代孕。小说中出现的代孕现象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这说明那些陈旧的思想还没有剔除干净。

读了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的小说《蛙》，我被深深触动。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手法，以自己的家乡为背景，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用文学的语言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农村执行过程中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大胆的评说。让我读后感触颇深。

一是多子多福、男尊女卑的旧观念，在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蛙》的小说原型来自莫言一位姑妈。主要讲述的是他的这位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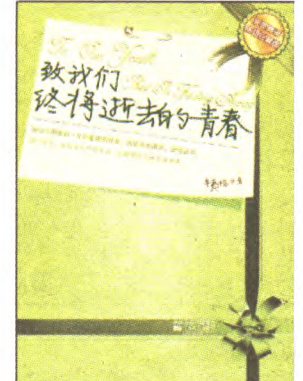
二是作品对人两面性的剖析，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畏。“姑姑”做这项残酷的工作，从迎接新生命到扼杀新生命，“姑姑”内心实有不忍，对强制性人工流产的做法有意见却无能为力，内心遭受了痛苦的折磨和煎熬，而姑姑从本性上说是生命充满了尊重和关爱。

当姑姑退休以后，充满了不安与自责，天不怕地不怕的她却被蛙吓着。在她看来蛙声是那些被她堕掉的成千上万个婴儿的哭啼声和控诉，那些蛙是回来索命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她的晚年痴迷于捏泥娃娃，她捏了无数的娃娃。在她的仅存的信念里，每一个娃娃都是被她杀死的胎儿，都是有生命的灵魂，永远环绕在她的身边。她变得不再充满斗志，不再激昂，变得唯唯诺诺。

莫言用质朴而形象的言语描绘出书中的人物，赋予他们思想，感情。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之下，潜移默化地改变的某一个人似乎永不会改变的性格，在这样的变化里阐释了生命的坚韧与坚强：生命的坚强和脆弱会因为所处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微妙的改变，因此人性的诸多因素也并非一成不变。作者呼吁的是一种平等和人性，以及唤醒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思考。



上世纪20年代 Ellen Catleen 到北京拍摄了不少古迹照片，后来在上海出版，书名叫作《北京考察》。爱伦·凯特林(Ellen Catleen)，1902~1973年，摄影师，出生于柏林。1930年代作为柏林报纸的通讯员来华，遇见并与荷兰驻华大使 Willem Thorbecke 结婚。全书文字量不大，更像是本画报。一名外国人在一名中国人的陪伴下游览民国时的北京。当事人的游历和写作是新奇、轻松的，照片反映的人物是祥和安静的。其中有幅皇姑寺大门的照片弥足珍贵，门匾《普祐祥云》，清晰记录了当时石景山皇姑寺情况。(以上由庞德茂老师提供资料)



自喻为“玉面小飞龙”的郑微，洋溢着青春活力，心怀着对邻家哥哥——林静浓浓的爱意，来到大学。可是当她联系林静的时候，却发现出国的林静并没有告诉她任何消息。生性豁达的她，埋藏起自己的爱情，享受大学时代的快乐生活，却意外地爱上同学校的陈孝正，板正、自闭而又敏感、自尊的陈孝正却在毕业的时候又选择了出国放弃了郑微。

作者辛夷坞，80后作家新领军人物，独创“暖伤青春”系列女性情感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山月不知心底事》、《许我向你看》均长居销量排行榜冠军位置。其所有作品皆被影视公司签约改编拍摄，被媒体和读者公认为华语界的“新感动天后”，也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影视剧作家。



《石景山报·书评》征如下稿件：
1、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
2、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
3、书话，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
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担任本报书评人。字数一般控制在1200字以内，优稿优酬。
来稿请注明“书评”字样，稿件仅限电子文档，不接收纸质稿件，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来稿寄到如下信箱：
shuping0926@126.com